

霍俊明 见君 / 编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犹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

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 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

陈超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超

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

——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

霍俊明
见君／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 / 霍俊明，见君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53-4183-5

I．①在… II．①霍… III．①陈超（1958-2014）—评传

IV．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0166 号

责任编辑：彭明榜

书籍设计：孙初 + 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1000mm 1 / 16 23 印张 310 千字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77

人们无非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其实我们不必去猜测和追究，陈超的内心一定不是别人能真正了解的。如果他的一切都能被了解，他就不是陈超了。我们应该做的是尊重并理解他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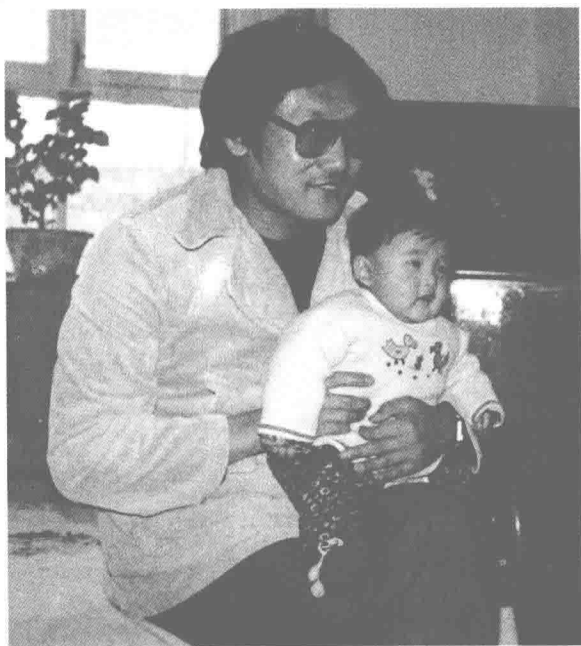
——杜栖梧



1979年夏天，21岁的陈超浑身洋溢着热气，大学生活激发了他对诗歌和爱情的双重热情。而富有音乐天赋的陈超曾在不多的场合给亲友和师生展现过他充满磁性的歌喉。而他还会拉小提琴，弹扬琴，还会弹7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吉他。阳光打在吉他和陈超憧憬着未来的青春脸庞上。热爱，是的！他带给我们太多温暖的记忆，还有萦绕于怀的歌声。



1983年10月，陈超与杜栖梧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婚纱、细条纹西装、白手套、鲜花、橄榄枝在此刻定格。此前他们之间频繁通信，彼此交流诗歌、谈论人生，而陈超更是在几大本日记上写下几十首献给“西西的诗”。10月，是他们特殊的月份——陈超的生日在10月，儿子的生日也在10月，结婚纪念日也是10月，而陈超最后猝然一跳同样是在10月。10月，有秋天的阳光，也有阴翳的苦痛在燃烧。



1987年春天，乍暖还寒的石家庄北郊。陈超和刚刚蹒跚学步的儿子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一切都是柔软的。而此时孩子的病情还没有被家人察觉，甚至连上帝和诸神在此刻也不能知晓。在此后的岁月里，陈超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而将几乎所有的喜悦、幸福、呵护和阳光都给了这个家还有憨憨的儿子。



1988年的深秋，北京。时年三十岁的陈超在艾青的寓所终于得见这位曾吹着忧郁的欧罗巴芦笛的诗人，得见这位曾经如鱼化石一样被历史尘封的“归来者诗人”。正如艾青背后书橱里的陶器和贝壳一样，一代诗人经受的是烈火的焚烧和冰冷的淬炼。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陈超曾反复细读艾青，在他看来艾青的诗歌尽管曾经有过沉滞期，但是其在新诗史上具有寓言般的启示性。



1980年代中期，意气风发的陈超，正如他在诗歌里所说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等待他去参与。他的淡定而矜厉的眼神正如他的诗歌写作和评论一样，像盘踞的老鹰一样精准。人的生命并不能像身侧的古树一样长久，但是陈超却得以永生。这份永生来自于他高迥的诗行，来自于他作为知识分子长久的精神阵痛，来自于他在诗学上的频频发现和创造。



这是2000年，在一次全国的文学会议上，陈超与老朋友铁凝、伊蕾、郁葱和张学梦聚首。著名的河北老诗人姚振函生前曾经说过，只要有陈超在任何一个诗人从河北经过都得充满敬意。陈超不仅对河北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他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成为诗歌界的典范——真诚、善良、幽默、机敏。正如铁凝所说，“陈超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朋友”。当她说出这句话时，陈超正在天国微笑、会心地倾听。



在很多诗里，陈超写到了自己的母亲——在厨房里劳作的母亲，在睡梦中掖紧被子的母亲。每当客人来到陈超家里做客，老母亲都会出来与客人打声招呼然后静静地回到房间。老人耳朵不太好，但是那份慈善、知礼都让所有的来客记忆终生。作为儿子，陈超并没有给老母养老送终。而母亲却最懂得自己的儿子，你看他们仍在互相支撑、开心微笑，手紧握在一起。



2005年夏天，身居北方的陈超来到了南方，来到了鼓浪屿，来到了舒婷和陈仲义的宅院。在油漆有些剥落的柠檬色的楼梯上，诗人们由上自下一字排开如大雁：徐丽松、舒婷、路也、李木马、蔡其矫、大解、林莽、卢卫平、陈超、刘福春。陈超一生最喜欢大海，因为儿子和爱人最喜欢大海。终于他们在大海边奔跑、欢呼、相拥、微笑。那是如此幸福的时刻，而语言是苍白难以描述的。



2007年4月20日，陈超在美国怒放的玉兰树下拍下这张照片，同行的还有他的终生挚友唐晓渡。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陈超做出了飞翔的姿势。这个姿势我们太熟悉了，后来世人熟知的海子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飞翔的姿势。这不是模仿，而是一种精神的呼应。七年之后，陈超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飞翔。转世的桃花灿烂而短暂，青铜的墓碑却最终得以浇筑完成——用诗行，用灵魂，用骨骼。



课堂上的陈超是一个神！在这张照片上那一束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强光打在陈超的脸上和书页上。他朗诵诗歌，解读诗歌，分享诗歌，那些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是终生有福的。那些诗歌爱好者以及其他理工专业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甚至要提前抢占座位。很多年，陈超都是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来上课，尤其是冬天他浑身冒着热气大步迈上讲台，手里，很多时候是一摞诗集，还有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2013年夏天，河北师大文学院毕业生的朗诵会上，陈超朗诵了他的保留节目——自己早期的诗歌代表作《风车》。当陈超朗诵出诗句“谁疼痛地把你仰望 / 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全场都沸腾了。到处是掌声和欢呼声，有女生抱着鲜花冲上舞台。当他走下舞台，北方的夜空是少有的群星闪烁。



这间陈超的书房实际上并不算宽大，但是它所容纳的却是一个人的文学阅读史。阳台上的花木并没有进入镜头，但是它们给一年灰蒙蒙的北方城市带来了绿意和温馨。陈超一般是坐在写字台前看书和写作，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认识你自身”。只有劳累过度的时候他才会躺在这张窄床上小憩一会。如今他庞大的身躯已挤进那些诗行和文字中，在那里微笑地等着我们。



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

霍俊明

陈超先生走了！他离开这个尘世也已一年多的光景。相信他在天国安好！他的电脑已经被换成了钢笔。他仍然欢欣地写作，接受母语和时间的馈赠，也迎接那些黑暗和寒冷的挑战。

太行山麓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是一个诗人青铜雕像的侧影。一个诗人得以在此安眠永生！奇怪和不解的是先生从2014年10月31日凌晨远行，到2015年4月25日安葬，我竟然一直未能在梦中与他相遇。念之，黯然无语。这成了我最大的一个心结，何日才能释然？

4月27日黄昏，参加完《人民文学》的一个活动我独自由宁波往素有浙东第一寺之称的五磊寺（始创于三国赤乌年间）。到象王峰时已近黄昏，山脚下是肃穆不兴的杜湖。抵达山门的时候夕阳正要落山，在大雄宝殿外礼佛正好赶上宏大的水陆法会。傍晚的寺院只有偶尔几声江南的鸟鸣，我和住持宗利法师吃斋喝茶。期间，我对他谈到了此行的一个心结。法师说了很多，生死悲辛点化与我心多有契合。出了寺院，没有灯火，久违的黑暗中只听见真明池分外响亮的流水声。下山复回闹世，却偶然看到邓石如的书法，是一首诗：“晓起犹残月，柴扉破雾开。呼童扫花径，梦有故人来。”看到最后一句“梦有故人来”，我心头一震。前三句实写，最后一句宕开虚写，却是道尽了人生冷暖与尘世期盼。深夜回到住处，凌晨入梦，竟然梦中陈超老师如期赴约。与我隔着一个木制案几欣然入座。他展开我的一篇文章，指点，满脸笑容灿烂，面容饱满红润，笑声爽朗。等清晨醒来，梦中情形仍历历在目胜于亲历。真的是